

本埠生活录

南方夏日长 ◆戴蓉

夏日里,上海市区老房子的外墙上,常常能看到绿油油的爬山虎。爬山虎的茎上满是卷须,卷须上有吸盘,因此可以毫不费力地吸附在墙壁上。大学路上一间酒吧的花坛里,蓝雪花开了一茬又一茬。夏日里蓝紫色系的花让人眼目清凉。公园绿地里,百子莲、眼花杜荆和醉色草楚楚地开着,紫色的马鞭草往往让人误认成薰衣草。盛夏到江西游玩。某日在一个小镇公路边吃农家菜,小店里没有空调却不觉得燥热,窗外一塘风姿绰约的白荷。那餐饭新鲜热辣,最后一道汤里加了把鲜绿的薄荷叶。我忽然想起薄荷夏天里开的小花也是淡紫的。

没有一个季节像夏天这样让人对树木心怀感激。路旁两排法国梧桐的影子庇护着一列等车和行走的人。烈日下,树木高而密的街心花园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,一脚跨进去,整个喧嚣灼热的世界都被挡在外面,蝉叫得人心神恍惚。北京的友人发来的照片里,

白杨树和洋白蜡庞大的树冠饱满神气,洋槐的叶子绿得耀眼。夏天的树,树叶由嫩绿变成了沉稳安静的浓绿,密密地簇拥在一起,却又从缝隙中露出漂亮的树干。阳光洒进苍翠的树叶里,微风一吹,整棵树瞬间被点亮,让人分不清闪烁的到底是金色的阳光还是油绿的树叶。

每逢夏日,我总会想起闽南老家火红的凤凰花。“叶如飞凰之羽,花若丹凤之冠”,凤凰木果然当得起它的美名,羽状的树叶细细碎碎,阳光筛下来一地跃动的光影,火焰般的花朵蓬勃地开满枝头。张晓风如此描绘凤凰花的艳色:“看凤凰花非得有一种老僧面壁寂然不动的定力不可,否则真会走火入魔。凤凰花开到饱和的时候,树上一片红海,树下片红塘。风过时,上下红波红浪之间还有一串串落花如散丝红瀑布。”

植物的气息和阳光的热气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充斥了整个夏季。

岭南拍花记

闲时过来吃槟榔 ◆黄爱东西

槟榔树开花……棕榈科槟榔属植物,再怎么开花看起来也像是一堆麦穗谷穗缩小版。原产马来西亚,可是来得早。

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有记载说,汉武帝兵征南越,以槟榔解军中瘴疠,功成后建扶荔宫于西安,广种南木,槟榔入列。

并不是只有海岛上才有槟榔,虽然台湾宝岛上的槟榔西施是道风景,那是后来了,早年槟榔是高端零食。

南唐后主李煜有句“烂嚼红茸,笑向檀郎唾”,说的是他家大周后吃槟榔。

嚼槟榔这事到现在看起来都比较奇特,像嚼了一口血,要吐出来,还坏牙。常年嚼太多的,一口黑牙。

据说北京故宫博物院里,有两个波斯手工和田玉罐,乾隆用来装槟榔的;嘉庆在折子上御批:“朕常服食槟榔,汝可随时具进”、“惟槟榔一项,朕时常服用,每次随贡呈进,毋误”。两折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这我没去考证。

海南岛有种槟榔,采收期可以从8月至翌年4月。

从前岭南都种得不少,因为是必需品。

清初才子彭孙通,人称“吹气如兰彭十郎”,竹枝词里描摹过岭南的浓情蜜意和爽利娇俏:

“木棉花上鹧鸪啼,木棉花下牵郎衣。欲行未行不忍别,落红没尽郎马蹄。”

“妾家溪口小回塘,茅屋藤扉蛎粉墙。记取榕荫最深处,闲时过来吃槟榔。”

另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清代陈坤《岭南杂事诗钞笺证》记载:“琼俗,亲朋来往非槟榔不为礼。凡婚姻媒妁通问之初,送槟榔盒至女家,非许亲不开盒。但于盒中手拈一枚,即为定礼。故女子受聘谓之吃槟榔。”

以槟榔作为“礼果”,作彼此交际及婚姻之用,不仅是琼俗,也是粤俗。

屈大均《广东新语·木语》(卷二五)“槟榔”条:“粤人最重槟榔,以为礼果,款客必先饩进,聘妇者

施金染绛以充筐实。女子既受槟榔,则终身弗贰。而琼俗嫁娶,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。有斗者,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。”

有考据说,清代广东所属海南、广州地区、潮州地区、客家地区,都通行以槟榔为婚礼必备之物。

而且这风俗源于古代越人之俗,早在唐宋时期,岭南地已然。

举的例子有点不中听,是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七一引《九真蛮獠俗》:“九真獠欲婚,先以槟榔子一函诣女,女食即婚。”另一则记载是《太平寰宇记·岭南道十四》(卷一七〇)记交州之俗:“索妇之人,未婚先进槟榔一盘,女食尽则成亲。”

所以彭十郎竹枝词里的吃槟榔邀约,还有可能是岭南版本《思帝乡·春日游》: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,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,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,不能羞。”

到了岭南,是约你“闲时过来吃槟榔”。

当然,现在早不这样了。

夜行船话语

给乾隆的弹幕 ◆郁俊

嘲笑乾隆品味差,已然成风,从文人圈吐槽蔓延成全民狂欢。走卒贩夫都可以拿着雍正瓷器的照片痛斥他儿子格调不高。

从书画收藏的角度来看,乾隆确实是一个弹幕高手。他不太懂鉴定,字学赵松雪,学得不是特别地像,诗就更烂,除了代笔的,基本不能看。即使抛开瓷器上的拙劣品味不谈,乾隆这个人对于古书画的视觉效果,确实是做了一些不太可以原谅的多余动作。

不过,乾隆在历代名家书画上的那些狗屁题跋,是不是完全没有看头呢?也不见得。至少有一点是

很值得关注的,那就是墨色。

乾隆朝的墨,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书画材料。当时拿油烟做墨的风气非常兴盛,而乾隆搜罗了几乎所有顶尖制墨家来为宫廷服务。清朝的墨工,大多数都通过乾隆朝扬名立万。

墨这个东西,专业性非常强,我是一个做墨的爱好者,从2000年开始尝试着自己烧油烟,快二十年,也算是有一些小小的心得,可是自己心里有数,对于烟料和胶的理解,爱好者和专业墨工之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,更何况乾隆汇集了当时最顶尖的做墨人才,所以乾隆的油烟

墨质量,到今天为止也无法超越。

毕竟乾隆朝的国力,历来罕匹,乾隆盛年的时候,做过一件制墨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大手笔,就是把明朝宫廷遗留下来的那些最好的前代名墨,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等等,因为胶性退了,有一些碎裂或者是表现不够好的,全部请安徽的墨工,到宫廷里进行再和。这个事件,对于乾隆墨烈火烹油般的地位,有着推波助澜的影响。从此,乾隆朝的再和墨,成为了神话一样的存在。

所以诸君,以后去博物馆,不要像他们普通文人一样,毛毛躁躁地一味指责乾隆瓷器如何如何琐碎艳俗,你可以很深沉地看着宋元名画上面乾隆的题跋,表情凝重,目露惋惜地对同行者说,你看那个墨色多么清透流畅,就是字写得有点逊色。

转角遇见你

与猴有关 ◆王瑛

竹箱籐箱,在南方多做生活用品,眼下还有多少人在用?这个小竹箱分两层。打开盖子一层,竹编的匣子拿开,是另一层。上层放纸,下层放笔墨砚台,想到古时赶考的穷秀才,胳膊肘撑着考篮——早先用来放点心。

立春早已过了。一旦立春,便是又一年。我小哥属猴。国人对猴似乎有种别样的喜欢。与传统书画分不开?比如一幅画,有鹰有熊,寓意“英雄”,而画猴却与“王侯将相”本意,注定不可分开。唐宋年间的玉雕,一只猴子蹲于大象背上,意指“封猴拜相”之美。到明清时期,猴子骑在马上蹦来跳去,“马上封猴”寓意,形象生动起来。

猴子总使人感觉急吼吼,橄榄屁股坐不牢,许是天性使然?人生苦短,想到什么赶紧,不做犹豫思想派。我哥说,废话不多,说闹就闹,少啰嗦!此为人生真正该有之气魄。

说到猴,小时兴冲冲奔去动物园,口袋里提前塞满各种小食。自己不舍得吃,喂猴子倒大方。猴子额头突出,两只眼睛间距很近——“这家伙是不是对眼儿?”

我父亲偶尔画一次猴子。很顺手,画猴子如何蹲坐,怎么抓耳搔腮,不假思索落笔,立刻跃然纸上。栩栩如生。说到猴,总想到猴,小学时练

习毛笔字,临摹唐诗——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脑海中刷的一下,跳出一只猴子。有谁见过猿?

张大千曾画过多幅以猴为主题的画作。先生认为自己是黑猿转世,再者因其心中有猿。张大千养过一只猿。是什么品种?猿的双臂要比猴子长许多,二者区别在于,猿总喜欢用长手臂把自己吊在树上荡,荡来荡去。宋人就这么画猿,且多是白面黑猿。后来画家们画猿,也都喜欢让它们吊起来荡,但画猴却是另一路,使其蹲或坐,抓耳朵,挠下巴,偶尔探探脑袋。父亲最爱白石老人,大师画猴与他人不同,一只白猴,手脚却通通乌黑,举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桃子。父亲临摹结束,题字——“白猿献寿”。

鲁迅先生写过太多漂亮文章,我一直记忆深刻的,是曾写到过的一只墨猴,很小很小的猴子——它平时就住在主人书案的笔筒里。在那写字或作画,即将结束,若砚台里还剩下一点点残墨,这小猴便从笔筒里跳将出来,把残墨一点一点,舔食得干干净净。猴子居然吃墨?食用完毕,倏地一跃,重新跳进笔筒去也。

我偶尔写字累了,把《鲁迅全集》翻了个遍,总幻想会跳出这么一只墨猴,一丁点儿大的小黑猴子,可以住在我的笔筒里面……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489) ◆严力

- 单相思也是造物主设置的单号限行的感情交规
- 冬天从不担心植物会私藏阳光 它们的身体必然会向寒冷看齐
- 自由的辽阔背影啊 就像风在为内心的哨声送行
- 好风景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它按下了自己的快门
- 生活就是要把骰子不断地从欲望的深处扔出来 无所谓数字
- 忧患意识让很多人在每次找到新工作之后都会先设定好 领取失业金的闹钟

美国旧金山的观光电车

杨秉辉 画\文



美国西海岸的圣弗朗西斯科市国人皆习惯称其为旧金山。其唐人街附近的诺布山,曾为富人住宅区,为便于交通,1873年修建了一条缆车道。缆车外形颇像旧时上海的有轨电车,漆成红、黄、白三色,行驶时叮咚作响。至今已行驶百余载,如今自不依赖其交通,但保留作观光之用,故车行甚缓,并允许乘客立于车外的脚踏板上,手握车侧把手,作“吊车”之状,是为全美各城市中之唯一形式的观光车辆,几成美国城市交通的历史标本。

繁华与寂寞

七月的雨 ◆赵波

进入七月,周边城市就进入雨季了。一场雨,随着云卷云舒夹杂而来,一阵急,一阵缓,下了停,停了下,就这么反反复复。

这雨,就那么一直下着,没有一点儿停下来的意思。夏雨天,是思想混沌初开的时间段。当一滴雨溅落到额头的时候,一些往事便会被记起,令疾驰的脚步慢下来,高扬的手臂垂下来,像捧着一张年代久远的亲切的照片一样。

抬头仰望,可见桂花树长着水汪汪的嫩叶,随着细长的枝丫在半空摇摆,小鸟在枝上叽叽喳喳的,搅扰的枝叶雨水零落,热烈喧闹。不远处的亭下,葡萄藤都已硕果累累,那一串串青色的雨珠让人回味无穷。夹竹桃含笑无言,花季逢雨,那怒放的花枝和我一样也在认真地听雨、看雨、淋雨,然后会在不经意间,在属于她的好日子里,争先恐后展示着她婀娜多姿

的娇美。阶梯上摆放的草花,也在自己的小小角落里沐浴,偷偷比美,毫不示弱,花无名,叶无形,艳无瑕。

雨下个不停,从歇脚小亭的飞檐上流下来的雨水汇成一条小溪,敲打着水泥砖面,落在纵横交错的地沟里。在这“听雨轩”品茶,清苦的茶汁幽香四溢,漫溢窗外,雨滴下来的檐溜就打在这红玻璃瓦顶上,声声入心,颇有“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湖水低断雁叫西风”的意境。

花园的边缘,有一角小菜园,透过雨幕,清晰可见,那豆角花瓣,傲立高贵,小小的生命,拼命地吮吸着雨后泥土的芬芳。那些爬藤的丝瓜,青绿的叶,弯曲的藤,给小菜园镶上了没有雕琢过的天然花边。庭院一角的茄子却十分低调,在繁茂青枝绿叶间探出脑袋,窥视着外面的世界……如此夏雨天,可以读清风明月之情,可以悟耕耘乐道之意,可以感风花雪月之味,一人一雨天,一花一世界!风吹过,雨滴过,迷了眉梢,醉了心。

都市 专栏



周刊 第489期